

鄭振鐸 編 ●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古代版畫叢刊

列仙全傳
顧氏畫譜
酣酣齋酒牌
天工開物

中國古代
版畫叢刊

3

上海古籍出版社

列仙全傳
顧氏畫譜
酣酣齋酒牌
天工開物

鄭振鐸編

責任編輯 徐小蠻
裝幀設計 范嶠青
版面設計 富 強

中國古代版畫叢刊

列仙全傳

顧氏畫譜

酣酣齋酒牌

天工開物

(三)

鄭振鐸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七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16 印張69.5 插頁4頁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2,000

ISBN 7-5325-0519-7

J·7 定價: 41.50元

出版說明

鄭振鐸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版畫叢刊》，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九年間由古典文學出版社及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先後出版，共五函十八種。這套叢書原計劃初編三十六種，因鄭先生出國途中飛機失事不幸遇難等原因，編印工作遂告中輟。現按原擬目錄依次將已出版的十八種，加上本社已出版的宋本《新定三禮圖》，並徵得文物出版社同意，將其已出版的明本《顧氏圖譜》二併收入，共計二十種，用十六開本分四冊印行。

鄭先生撰寫的總序過去未曾發表，現補載於每冊書前。原書中由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出版社署名的出版說明則改為跋文，置於各書之後；個人署名的跋文與後記則一仍其舊。謹此說明。

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總序

版畫就是木刻畫，用一塊木板，刻出人物圖像等，而用紙刷印千百份乃至千萬份的。它是屬於繪畫的一個部門，却較繪畫有更廣大的宣傳作用。在近代印刷術沒有發明之前，木刻畫乃是主要的傳播藝術形象與科學知識的武器。當然，宗教的宣傳也是其作用之一。在中國，最早是用來刻印佛像、菩薩像等；在西方，則用來刻印聖母像、耶穌像。在彩色套印的版畫沒有發明之前，都是用筆把各種彩色塗在版畫上的。紙牌和酒牌的刻印，也在其早期的應用範圍之內。凡是需要多量分發或傳播的繪畫，在較早時期，都是用版畫來刷印的。對於大多數的宗教信仰者們，對於不大識字的人，對於愛好藝術的人，總之，對於一切人，版畫所表現的造型藝術，乃是他們所喜愛的，所讚賞的，所擁護的。不看見「年畫」

的市場麼？擁擠着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都在熱烈地欣賞彩色鮮豔的「百子圖」、「美人圖」和許多戲劇故事畫、風景人物畫麼？他們挑選最愜心合意的一幅或幾幅，買回家來作爲新年和其後的若干時日的裝飾或欣賞之用。它滿足了廣大人民的對於藝術的欣賞的要求，培養了他們的欣賞能力，增加了他們的一般常識乃至歷史知識和英雄故事的了解。有了版畫，許多應用科學，像「本草」，像「武經總要」，像「博古圖」等等，乃能說明艱深的問題。一幅詳明的版畫，比之長篇大論的文章，更能引人入勝，更能把道理闡說明白。宋人鄭樵極力提倡圖籍的作用。古代所謂「圖」，除了手繪本之外，就是木刻畫的本子了。「圖文並茂」，乃是應用版畫作爲插圖的書籍的美稱。「看圖識字」，說明了插圖怎樣地能夠給人以教育。

作爲書籍的插圖還不是最早的版畫主要的應用範圍。它常常是單幀印行，作爲供養之資，像佛像、菩薩像、聖母像之類；作爲飾壁壯觀之畫幅，像「四美

人圖」、「西湖十景」之類。它是從附庸而蔚爲大國的。在美術史上有它的特別地位。它的耀目的光芒，從公元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不斷地照射出異樣的變幻無窮的彩色。它可以寫成一部它自己的發展史。在比較成熟的晚唐時代的一部「金剛經」的扉畫（公元八六八年刻）上，已經可以看出中國版畫的創作是有了更早的來源的。宋代的版畫，雖保存下來的不多，但已能使我們明白其高深精美的成就。「三禮圖」、「天竺靈籤」和許多佛經的插圖，一眼望之，就知道不是什麼粗率的作品。他們乃是很高明的藝人們的創作。大氣魄的有插圖的書籍，像「博古圖」、「營造法式」和「大觀本草」等原來的北宋時代的刊本，雖已不可得而見（有零頁，但未見附有插圖的頁子保存下來），但在後代的翻刻本和摹繪本上猶可看出他們的精緻而準確的有上等的科學價值的版畫的光彩來。建版的圖書，開始了上圖下文的狹長式的插圖，也開始了小說書、故事書的插圖風氣（像「列女傳」）。今存的元、至治本的「三國志平話」等插圖，是從宋代一脈相傳

下來的。人物的形象雖都是小型的，而極爲活潑生動，雖咫尺而具有尋丈之勢。這樣的作風，一直到明末還保存着。明初的版畫，全部繼承了宋、元的風格。但洪武時代，猶是粗率。至永樂、宣德，則浩浩蕩蕩，氣魄壯大，在屏畫上，精緻工細，一筆不苟，而也時有撼心震肺的大作品出現，像「鬼子母揭鉢圖」之類。弘治以後，插圖的應用尤廣。正德、嘉靖之際，已有以「版畫」爲表現社會生活、誇耀政治家的治績和大官僚地主的園庭佈置的工具。在家譜裏，除了墓道、祠堂的景色之外，祖先的畫像，也都以「版畫」來表現之。這便成了很可珍貴的歷史資料的一部分。萬曆時代乃是中國古代版畫史的黃金時代，在那四十八年間，不僅保存的插圖本特別多，而且也門類繁雜，包羅萬象，爲研究封建社會生活的最可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像「忠義水滸傳」插圖、「元曲選」插圖、「帝鑑圖說」、「古今列女傳評林」、「程氏墨苑」、「方氏墨譜」等等，都是以浩瀚的一二百幅乃至三五百幅的插圖，表現形形色色的封建社會人民的喜怒哀樂之情與多種多

樣的理想的和現實的生活的。沒有別的圖書比之他們會包含着更多的這樣的形象化的具體的史料的了。還有舉之不盡的許多小說、戲曲的插圖。還有種種的詩、詞畫譜，和包括了古代名畫成爲一部以插圖爲主的「歷代畫史」的「顧氏名公畫譜」等等。至於實用的「本草」、「醫經」、「武備書」等等的均有豐富的插圖，那是更不用特別提及的了。在這個時代的中期，程君房刷印「墨苑」時，初曾使用彩墨，試印若干幅的彩畫，這便是所謂五色印本的「程氏墨苑」，而一時游戲之作，乃成爲彩色版畫創作的先聲了。崇禎版的「金瓶梅」插圖，以二百幅的版畫，橫恣深刻地表現出封建社會的現實生活，在那裏，沒有金戈鐵馬，名將對壘，沒有神仙鬼怪的幻變，沒有大臣名士們的高會、遨遊，有的只是平平常常的人民的日常生活，是土豪惡霸們的欺詐、壓迫，是被害者們的忍泣吞聲，是無告的弱小人物的形象，實在可稱爲封建社會時代的現實主義的大傑作，正和「金瓶梅」那部大作品相匹配。陳洪綬以名畫家而爲「版畫」作畫稿。老蓮的「水

「鮮葉子」傳遍天下，也就壯大了「版畫」的聲勢。胡曰從寓居金陵，製作「十竹齋畫譜」、「十竹齋箋譜」發明了逗板拱花之術，爲彩色版畫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蕭雲從以遺民而寫「離騷圖」、「太平山水圖畫」，以及劉源的寫「凌烟閣功臣圖」，金古良的寫「無雙譜」，都不是無所謂而作。故國的山河，無雙的英雄人物，可泣可歌的爲祖國、爲自由而鬪爭的事跡，皆以版畫來表現出來，化身千百，宣傳的作用甚大。滿洲的皇室，也隨即運用了「版畫」的武器，來宣傳他們自己。於「耕織圖」等實用圖籍之外，像「萬壽盛典」的插圖，出于畫家王原祁和刻工朱圭之手，洋洋洒洒兩鉅冊，是一幅放大放長的「清明上河圖」，雖寫皇家盛典，而實亦當時市井生活的寫真也。李漁和他的女婿沈心友，創作「芥子園畫譜」，在彩色版畫的制作上，也有了新的貢獻。乾、嘉以來，版畫的應用，自皇室以至民間，迄未中絕。至於清末民初，彩色版畫的創作，尤能獨創一格。名士詩人們競作詩箋，以相酬酢，出奇制勝，大有精神。魯迅先生和我編的

一部「北平箋譜」，就收集了那一部分「詩箋」的精華。到了今日，則彩色版畫的技術更爲邁上。榮寶齋所印製的唐、周昉的「簪花仕女圖」，套印到一千次以上，印在古色絹上的，尤爲逼真。吸取了西方方法的新木刻畫，也有了很大的成就。把古代版畫的傳統藝術，和西方木刻畫的技術，結合了起來，創作出新的內容和新的形式的版畫，是完全有可能實現的，而且現在就正在實現。將一千多年的古老的版畫，推進到更爲光輝燦爛的階段，就將是我們這一代的事業。所以，在我們這一代也完全有必要，把古代版畫的優良傳統介紹出來。不僅供木刻家吸取古代優良傳統之資，而且，在提供了封建社會生活的史料和第一手的古代科學、技術知識等等方面，這種介紹也會有很大的作用。

中國古代版畫的收集，只是最近五六十年的業績。在過去，對於收集版畫，都諱莫如深，被稱爲收集「小人書」。畫家們往往購致許多版畫書作爲畫稿，却也不大願意讓別人知道。藏書家間有皮藏有插圖的書籍，却並非爲了插圖而收

集它們。在民國初年，有陳大鑑先生的，才第一次着意地收集明代的版畫書，並着手編輯「徽派刻工名手姓名錄」。王孝慈、馬隅卿二先生繼之，乃大有收穫。北京圖書館也聞風而起，成為插圖書的歸宿地。我在南北各地也不斷地在收集版畫書，而收集的範圍較廣，亦間得宋、元及明初刊刻的圖籍。在三十多年的辛勤收集的結果，所得不過一千多種，合之北京圖書館所藏，不計地志山經，也不到二千種。可見，這類美術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今日，即欲求一原刊初印的「耕織圖」也非易事。因之，複製流傳其中的重要圖籍，實有必要。

我曾經絕絕斷斷地編印過「中國版畫史圖錄」五輯（第六輯已印刷及半，未出版），共二十冊，「版畫史」却始終未着一字，雖然曾搜集了不少材料。前幾年，又曾為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輯一部「中國古代木刻畫選」，到了今年才完成，其前面才有一篇「中國木刻史略」。它們只可作為初步的介紹而已。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和我商量，要出版此這一類的圖籍。我感覺到，「版畫史圖錄」和

「木刻畫選」都只是零縑片頁，只可作爲「窺豹一斑」，欲求其全，却非重印若干部全書不可。因便着手編輯這部「中國古代版畫叢刊初編」。「初編」所收，凡三十六種，時代是，自宋代到清代嘉慶。也還只是選擇一部分重要之作而已。繼此有作，將還會有「二編」、「三編」乃至七八編而未已。（重要的有益、有用的插圖書，值得複印流傳的，總有五百種以上。）如有可能，每年將出版一編到兩編。

很感謝古典文學出版社給我編輯這部篇幅浩瀚的「叢刊」的機會。讀者們得到這樣一部書的時候，想來也會感謝他們的慎重、細緻的複製與精美的裝幀的。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二日鄭振鐸序於保加利亞·瓦爾納市的黑海海濱。

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第三冊目次

列仙全傳·····	三
顧氏畫譜·····	三三一
酣酣齋酒牌·····	五八一
天工開物·····	六三七

列仙全傳

明萬曆廿八年刊本



列仙全傳序



濟南李攀龍撰



嘗觀魏文帝典論有云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味斯言也豈非念吾生之匪易不應偕草木而齊彫假文辭以寄聲特與天地而同永哉是誠高論何謂狂談然要之終為虛名而已於吾身何益也張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陶淵明之曰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夫二子者

木而齊彫假文辭以寄聲特與天地而同永哉是誠高論何謂狂談然要之終為虛名而已於吾身何益也張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陶淵明之曰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夫二子者

豈不以身既不存名將焉用乎神已沒今舉安知暢哉斯言抑又達矣若過等而上之俾形神永合則身名俱存不有神仙之學乎哉道遠而圖屢看東海揚塵嘯傲丹丘幾見桃花結實是故老若三皇

教主應隋唐而猶現赤松炎帝而師逮秦漢而還存東方曼倩三竊瑤池之桃純陽呂祖每醉岳陽之酒黃安負龜于武帝張果辯虛于明皇之數尺者或萬年或數千年或數百年皆棲神碧落遊化